

## 冬日海韵

□ 赵春莉

林徽因曾说：“冬有冬的来意，寒冷像花，花有花香。冬有回忆一把，一条枯枝影，青烟色的瘦细，寒里日光淡了，渐斜……”

冬在我的眼中，是美好的，似画一样美好。因为冬有暖阳、冬有雪花，还会为我们带来冬日冻海的奇观，让我如何能不爱呢？

休息日的午后，我沿着街道向海边缓缓而行。街道明显较夏季安静了不少，正是我所偏爱的冬的样子，清冷中透着安宁的气息，可以让入放空思绪，进入缓慢的生活状态。

我走到海边时，沙滩上早已聚满了人，拿着小桶、铲子，忙碌着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原来是落潮了，暗暗有些后悔，只想着欣赏风景，而忘记了冬日赶海的乐趣。远远地望向海水，只见水光浮动着一份持久的美，平淡的时光也晕染上了华丽的色彩。

潮水退得越发明显了，平日里隐在大海中的礁石，纷纷露出头来。落潮后那层浅浅的沙滩上异常清澈平静，海浪在沙滩上留下了一

□ 王青山

小时候，老家物资贫乏，每当放学或者在外面疯玩半天后回到家里，看着房顶上萦绕着的缕缕炊烟，闻到飘出的火香味，肚子咕咕叫得更响了。不管是白菜馅、还是韭菜馅，或者是茴香馅的，拿起母亲切好的火烧，就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。大快朵颐之后，总觉得这才是世间最可口的饭食。

母亲烙的火烧充实了我的成长岁月，赋予了我用之不竭的力量。

一次回家，母亲说给我烙从小就爱吃的香葱鸡蛋馅的火烧吃，我听后喜出望外。香葱是母亲自己种的，天然、绿色。很快，一青二白的香葱经过母亲加工就细碎、均匀地堆满了菜盆。馅调好了，葱香融汇着佐料的香味很快充盈着小屋。烙火烧的面不能太硬，太硬的话，火烧熟了光

就容易开裂、露馅。一会儿工夫，母亲就准备好了光滑柔腻、整装待命的柔软面团。

开始做火烧了，面团被母亲均匀地分成几个剂子，就像那份母爱毫无保留地平均分给了几个子女。母亲将揉匀的面剂子放在面板上，用擀面杖一压一弛地擀成圆形，就像塑造自己的子女一样精心。紧接着，她将葱馅和搅拌的鸡蛋液均匀地铺在面皮上，母亲再次擀一个面皮，面皮的大小就像精心计算过一样，刚好严丝合缝地覆盖在前面的面皮上，将馅料严严实实地呵护在里面。

我不禁遐想，底层的面皮如果是地的话，上面的面皮就是天，母亲对子女多年的无言之爱都包容在其中。面皮的圆边被按压成有规律的褶皱，犹如一圈月晕。

烙火烧必须得用麦秸、玉米包之类的来烧软火，烙的时候要经常翻转。用母亲的话说，烙火烧要讲究三翻九转，这样烙出来的火烧受热均匀，不但里面熟得透，外表也是脆而不焦，越吃越香。

灶内的火点燃了，像傍晚的霞光一样柔和。在淡淡的火光映衬下，母亲满脸的褶皱被描绘得愈加深刻，背显得有些弯曲，行动也略带迟缓。可在翻转火烧的时候，母亲却迅速地揪着火烧的一角，在锅里给火烧来了个180度的华丽而又完美的后空翻。三翻九转，转眼之间，火烧的表面如同镶嵌上了片片金黄的形状各异的秋叶一般美妙婀娜。

吃上一口刚出锅的火烧，外焦里嫩，表皮酥脆，内心流香，回味悠长。母亲不经意间已悄然将对子女的爱渗透进了每个细节，不停地揉搓、翻转，这似乎正是母爱的伟大之处。

岁月荏苒，流光易逝，每次在品尝这软香火烧的时刻，总感觉这是世间最无价的美味，最高贵的奢侈。母爱没有过去时，只是从过去向着未来无限延伸。母爱那份无以言表的关爱正是我取之不尽的动力源泉，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前进的脚步。

(作者单位:吴桥县公安局)

圈较大的波纹，如水的韵动。海浪漾起了一层层轻柔的细浪，像是海面正开出了一朵朵明媚的花朵。心情随着韵动的海水变得明朗了起来。

眼前赶海的人已经越聚越多，我越发恼了自己，怎么这么轻易就错过了这段拾海之欢。在海边长大的人都知道，落潮时赶海，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乐趣所在，因为可以尽享时刻爆桶的乐趣。目之所及，远不如身之所往。看着眼前欢声笑语的人们，我不由得想起小时候，大人们出海，我和小伙伴们拎着小桶，收获大海母亲的馈赠。想起往事，我的唇角泛出甜甜的笑容，真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啊！

我不再纠结于赶海，只一心沉醉在冬日的风景中。大海有着独特的美，一年四季的风景都有不同的风韵。冬日的海有着萧瑟冷清的气质，暖阳透过云层，尽情地挥洒在海面上。眼中的一切都变得柔和闪亮，一片会发光的海，让我的内心泛起了阵阵涟漪。

云飘得远远的，透着清晰的白，与湛蓝的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海鸥正自由飞翔着，一只一只起起落落，时而在空中盘旋，时而在沙滩上散步，为这片海注入了生机和活力。

在我眼中，海浪、海鸥、欢声笑语的人们汇成了一副天然的风景画，为大海增添了几许冬季的妩媚和妖娆。此时此刻，在我的脑海中，浮现出“碧海为琴浪作弦，水仙吹笛老龙眠”。滩头自有知音客，谱出风云交响篇”的诗词来。

我慢慢走在环海公路上，不远处的沙滩上，飘着一面某某冬泳队的旗帜，我忍不住走上前。几乎都是上了年纪的人，叔叔阿姨70多岁的年纪。在我的询问之下才知道，他们已经坚持冬泳30余年，身体倍儿棒。他们在沙滩上做完热身，然后向海面游去。他们矫健的身姿似自由游行在海上的鱼儿，让我有些自愧不如。海滩上有好多人正在漫步，公路上有好多人在骑行。我莞尔一笑，原来大家在冬日里，也没有倦怠的心思，纷纷加入强身健体的队伍中了。

今年的雪来得较往年晚了许多。之前，一进入11月份，就会下

薄薄的一层雪，轻轻地覆盖沙滩。我在心底，有些怀念起雪来。没有雪的冬，算不得冬。在我眼中，冬雪和大海是完美的组合，可以成就我一直幻想着的美丽白色城堡。尤记得去年的冬，雪飘然而至，寂静的冬海开始了浪漫的巡游，海边出现了绵延海冰奇景，白色的观海栈道，白色的沙滩，蔚蓝色的海面，就像是走入了一片奇幻的仙境，让人生出眷恋的情愫。

冬天的寒冷，与冬日暖阳形成了鲜明对比，所以就会更珍惜寒风瑟瑟中的温暖阳光。冬日的阳光不似夏日那么灼热，阳光柔柔地照在面颊上，仿佛儿时妈妈柔软的手轻抚过我的脸。远处的风吹树叶发出沙沙的声响，就像大地正在合奏着一曲冬日恋歌。

我就这样静静地伫立在海滩，想起朋友说的，大海有定住我的魔力。我想怎么能没有呢？每次心生烦绪时，只要面对大海，所有的浮躁就会烟消云散，心情同轻盈的海浪一起，自由而舒畅。

(作者单位:秦皇岛市公安局北戴河分局)

□ 李文铭

在生活的快节奏里，我们总是行色匆匆，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推着不断向前。然而，生活中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刻、一些地方，如同缓冲区一般，让我们得以稍作停歇，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，而对我来说，那个缓冲区便是老家的那片小院子。

我是在老家的院子里长大的。那是一个不大却充满生机的院子，四周用矮矮的土墙围着，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蔓，到了夏天，还会开出星星点点的小花。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，它的枝干粗壮而有力，像一把巨大的绿伞，撑起了院子里的一片天空。树下，是一张已经有些斑驳的石桌和几个石凳，那是爷爷亲手打造的，平日里，一家人就围坐在这儿吃饭、聊天。

那时候，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放学回家，扔下书包，便迫不及待地跑到院子里。我会先去看看墙角的那几株月季花，有没有新的花苞冒出来。然后，再跑到老槐树下，搬来一个小凳子，坐在那儿看爷爷摆弄他的那些花花草草。爷爷是个极爱侍弄花草的人，院子里的每一株植物，都倾注了他的心血。他会一边给花儿浇水，一边给我讲着各种花草的习性，什么月季要多晒太阳才能开得鲜艳，吊兰不能浇太多水之类的。而我，就似懂非懂地点着头，眼睛却盯着那些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水珠的花瓣，觉得它们美极了。

在这个院子里，时间仿佛变得很慢很慢。夏日的夜晚，一家人围坐在石桌旁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。大人们谈论着田里的庄稼，哪家又添了新丁，而我和小伙伴们则在一旁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里的趣事。微风吹过，带来一丝凉爽，也吹得老槐树上的叶子沙沙作响，那声音，仿佛是大自然奏响的一曲美妙乐章。

后来，我渐渐长大，为了读书，离开了老家，来到了城里。城市里的生活是那样忙碌，每天穿梭在高楼大厦之间，耳边是车水马龙的嘈杂声，眼前是密密麻麻的人群和闪烁的霓虹灯。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永不停歇的巨大机器之中，只能随着它的节奏不停地转动。学习的压力、生活的琐事，让我渐渐忘记了老家院子里的那份宁静与惬意。

直到有一年暑假，我又回到了老家。当我推开那扇熟悉的院门时，一股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院子里的一切还是那样亲切，老槐树依然挺拔地站在那儿，只是似乎又粗壮了一些。墙角的月季花依旧开得灿烂，那些藤蔓也还是顺着土墙攀爬着，仿佛时间在这里停滞了一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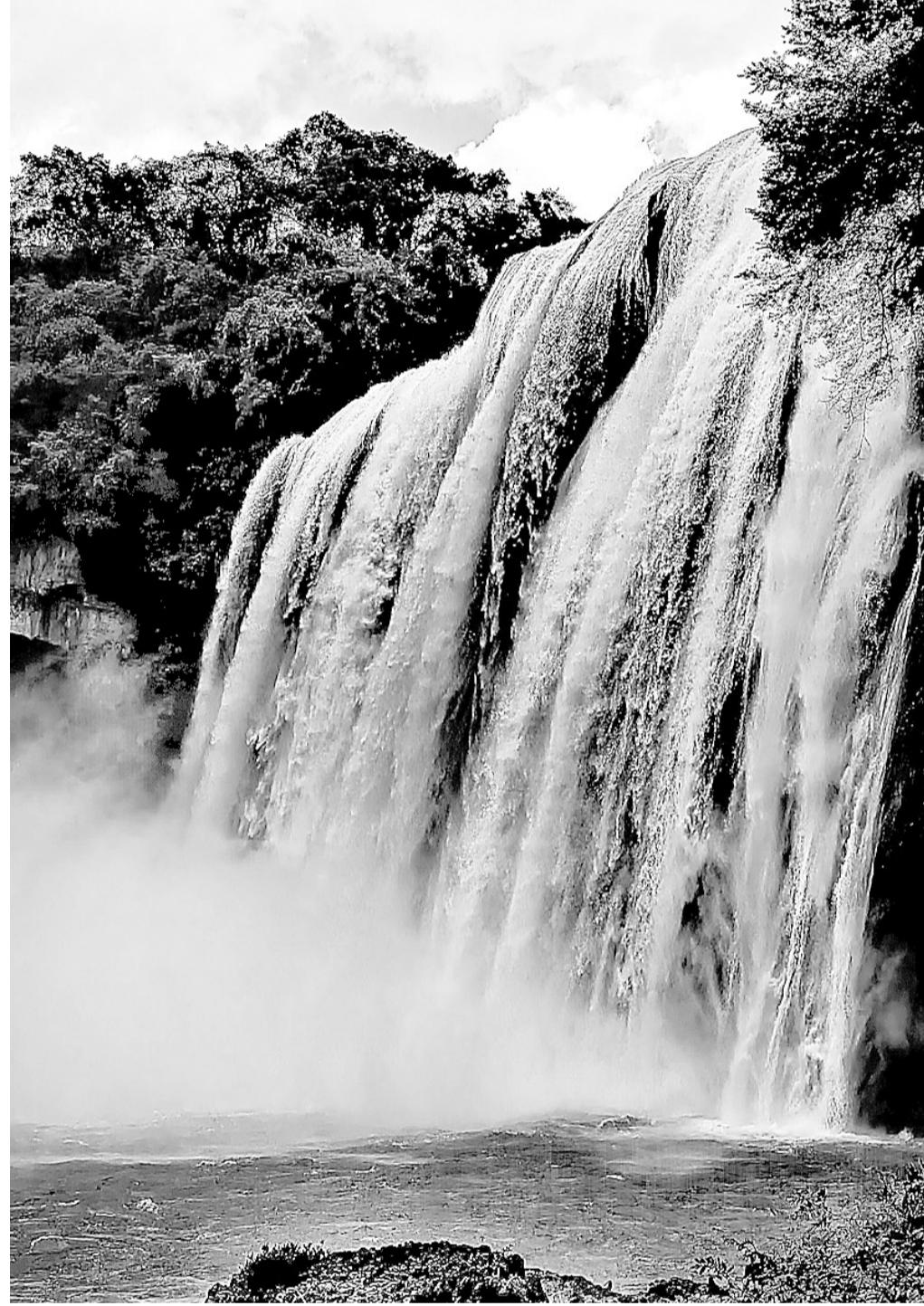
我缓缓地走进院子，放下行李，在老槐树下的石凳上坐了下来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感觉自己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，所有在城市里积攒的疲惫和焦虑，一下子都烟消云散了。我静静地坐在那儿，听着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，看着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下的斑驳光影，心里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感动。

在老家的那段日子，我每天早早起床，跟着爷爷去田里看庄稼的长势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看着两边绿油油的稻田，我感受到了一种与大自然亲近的喜悦。回到院子里，我会帮着奶奶择菜、做饭。晚上，我会搬来一张竹床，放在院子里，躺在上面，仰望着星空。无数的星星闪烁着，仿佛在诉说着宇宙的奥秘。我会一边看着星星，一边回忆着小时候在这个院子里度过的点点滴滴。那些美好的回忆，如同夜空中的星星一样，熠熠生辉。

老家的院子，就像是我生命中的一个缓冲区，给了我一个可以停歇的地方，让我能够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，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。在这里，我明白了生活不仅仅是忙碌和追逐，还有那些简单而美好的瞬间，那些与家人、与大自然相处的温馨时刻。

从那以后，无论生活有多忙，我每年都会抽出时间回到老家，回到那个小小的院子里。因为我知道，在那里，有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缓冲区，它能让我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，始终保持着一份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的向往。

(作者单位:青县公安局)



水底升“烟”

戴燕山 摄

(作者单位:青龙满族自治县公安局)

## 乐享上山采药之趣

□ 李忠勇

退休之后，有了闲暇时间，我这个从小生长在农村、在外工作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农家子弟，为了能解乡愁，不时回老家小住。

我的老家地处太行山区，山高沟深，林木茂密，春夏时节绿树成荫、鸟语花香，秋季则万山红遍、层林尽染。美丽的原生态自然风景，令人心旷神怡，仿佛进入了世外桃源。

这里物产丰富，野生中草药材数不胜数，其中连翘和酸枣是医药机构的抢手货。连翘浑身是宝，叶能制茶，果可入药，俗称“百草之王”。酸枣呈圆形或椭圆形，果皮红色或紫红色，野外常见。

当年在老家时，我曾爬山刨过药材，但连翘和酸枣却没有采摘过。2024年夏天，连翘成熟时，我忍不住也想上山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。

可是，我年已古稀，还能上了坡吗？不仅妻子怀疑，就连自己也没有

把握。

由于多年没上山，什么地方有连翘，怎么采摘又快又多，我心里无数。头一天，我步行好几里山道，来到一个山洼，小心翼翼拨开丛丛荆棘，发现这里的连翘已被人们采摘，如果再转移地点，需费很大周折。因此，只好就地寻找人们摘后剩余的连翘，并体验总结连翘的生长环境和采摘方法。

经实地观察和实践，发现连翘大多生长在荒芜的山洼和阴坡。采摘时，身上带一个挂兜，遇到稠的一手拉枝，一手顺着枝条捋下来，遇到稀的只好用手一个一个采摘，放入兜内。当曰，我虽然采摘的连翘不多，但心里还是挺高兴，一来证明我还能上坡，二来进行了采摘实践，更激发了乐趣。

翌日一大早，我又带着干粮和水杯来到一座山的阴坡。欣喜这里无人来过，漫山遍野的连翘树枝郁郁葱葱，一颗颗连翘青果挂满枝头。我一边采摘连翘，感受劳动的乐趣，一边

享受清新的空气和美丽的风景，并且还拍了照片和视频。到下午回家时，竟然收获了二十多斤连翘，成就感油然而生。

此后，我不时上山采摘，然而，采摘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。有的山坡陡峭无路，难以通行，且天气变化无常，一会儿晴天，一会儿就可能乌云密布，风雨说来就来。每次出发前需要看天气预报，上坡时注意观察，脚踩实地，一步一步慢慢攀行。尽管如此谨慎，有时也会遇到突发的风险挑战。

有一天，我正在采摘，忽然天气突变，“轰隆隆”雷声一响，就下起雨来。来不及躲避，雨水把我浇了个透。还有一次，我看到一树枝上连翘稠密，便钩过来采摘，没想到上面住着一窝马蜂。群蜂突然飞起来，我还未反应过来，头部就被蛰了五六处，脸也没逃过，疼痛了好一阵子。

入秋，我随乡亲们转入采摘酸枣的行列。酸枣树生长在阳坡，不管是在贫瘠的山坡上还是堰边上、悬崖

上，随处可见。

采摘酸枣比采摘连翘更艰苦，在阳坡采摘酸枣，从太阳升起到底落，一天都要经受暴晒。同时，酸枣树浑身都有锋利的针刺，且长在陡峭地方，不宜将酸枣打在地上捡，只能采用原始的笨法，一颗一颗地用手采摘。酸枣树针坚硬扎手，常常扎得手指、手背、胳膊、腿上都是刺，疼痛难忍，甚至流出血来。

尽管如此，我还是挡不住野生酸枣的诱惑，往往今天攀爬这座山头，明天深入那个沟洼，看见酸枣树林，就用镰刀拨开旁边的杂物，一只手拽住酸枣枝，一只手耐心地把一串串、一个个鲜红的、红黄色的、透白的酸枣摘入包中，每天都满载而归。

乡亲们见了我，都夸赞说：“没想到你在外这么多年，还能吃了这样的苦，还和咱农民一个样！”

采摘野生连翘和酸枣，亲近自然，体验劳动，放松身心，锻炼了身体，增强了体质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

□ 孟令伟

又到了大白菜丰收时节，人们在菜园里欢声笑语，将大白菜收回家储存。那些无心的白菜，被丢弃在菜园里。

看着这些无心的白菜，一道干白菜拌芝麻盐的菜肴浮现我的脑海里，那是我挥之不去的乡愁。

小时候，每到大白菜收获季节，勤俭的母亲会挑选出没有菜心的白菜，用绳子绑起来挂在屋后。这些白菜冻了化、化了冻，来年春天，就成了吊干白菜。

俗话说：好过的年难过的春。春节一过，这些吊干白菜就派上了用场。母亲小心翼翼地从屋檐下取下几根吊干白菜，剪成碎片在净水里泡上一天，洗干净后放在锅里煮上个小时，从锅里捞出来挤干。母亲抓上一小把芝麻，放在勺子里，在文火上将芝麻炒黄，用擀面杖将芝麻碾碎，加上食盐，这就是所谓的芝麻盐。把这些芝麻盐放进煮熟挤干的白菜里，拌匀后端上餐桌，这就是我们全家的主菜。一家人围着一盆干白菜拌芝麻盐，吃得津津有味。

一晃四十年过去了。我们的物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如今走进超市，不论是什么季节，新鲜的茄子、辣椒、西红柿等琳琅满目，想吃什么有什么。干白菜拌芝麻盐，承载了童年的快乐和美好，那味道，是我对故乡的思念，是我生命中珍贵的宝藏。

(作者单位:盐山县公安交警大队)